

如皋、荔浦、南京,三个地方三位老人,因为共同的命运——慰安妇,将“相聚”南京 今天,两位慰安妇活人证同祭雷桂英

昨天快报刊登了广西荔浦县的慰安妇韦绍兰的屈辱往事,她的故事震惊了全国,也惊动了原籍如皋的慰安妇“活证人”周粉英。昨天上午周粉英的儿子姜伟勋给快报打来电话,表示母亲周粉英也想见见韦绍兰,这位和她受过同样苦难的姐妹。快报记者立即驱车前往如皋市白蒲镇,将周粉英接到了南京。



周粉英,91岁,江苏如皋人。1938年春,22岁的她被侵华日军抓进“慰安所”;1941年春,其丈夫背负国仇家恨参加新四军抗日杀敌,不久壮烈牺牲。今年4月,南京唯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“活证人”——雷桂英老人去世,深深触动了周粉英老人。于是她公开了自己那段屈辱的往事,成为江苏第二个公开身份的慰安妇“活人证”。

苦痛:上厕所要半个小时

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,记者来到白蒲镇周粉英的家,老太太的曾孙女正在堂屋里面玩耍,却不见老太太的身影。“我奶奶正在上厕所。”照料老太太生活起居的孙媳妇杜美兰无奈地说,“一天都要上五六次。”记者了解到,由于受了日军的凌辱,周粉英落下了个肚胀的毛病,时不时就要上厕所,而且一次就要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。

不过杜美兰告诉记者,如皋有一家医院将奶奶接过去体检,老人身体不错,盆腔内的大肿瘤也并非恶性。考虑老人年龄太大,手术风险太高,所以暂时没有取出。

记者等待半个小时之后,在杜美兰的搀扶下,周粉英拄着一个拐杖从厕所里面出来了。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,平头的皮鞋,花白的头发扎成一束。老人由于双目失明,步伐细碎,她摸着记者的胳膊:“你是谁啊?”记者说:“接您到南京看望另一位苦难的慰安妇!”周粉英连说:“走,走。”

心愿:希望能重见光明

车行一个小时,周老太太开始想上厕所。在服务区,姜伟勋搀扶着周粉英一级一级地跨上台阶,也许是感觉到姜伟勋的吃力,老太太忽然叹了口气说了一句:“唉,我的眼睛要能看见,那有多好啊。”姜伟勋说,母亲最难过的

三位慰安妇昨在沪立誓:百年之后我们也决不低头

昨天,在上海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,曾经的慰安妇万爱花、林亚金、韦绍兰三位老人前往上海市静安区进行了公证,表示即使自己哪天去了,委托的亲人会继续向日本讨说法。就在同时,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两位领事则悄悄来到了资料馆。

昨天,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里,多了一幅油画“前仆后继”。画面上,周粉英老人坐在椅子上仰面朝天,一脸悲怆,两手则紧紧地抱着逝去的雷桂英。画的右侧是两行小字,上面写着“四月尾南京慰安妇唯一活人证雷桂英病逝,受此触动,如皋九旬老太周粉英勇敢地站了出来……”等字。资料馆负责人苏智良教授介绍,这是著名油画家刘大鸿的作品,昨天一大早就送来,很有意义。

昨天在中国慰安妇研究中

不是她腹胀的老毛病,而是这双失去光明的眼睛。半年前,老人的眼睛由于白内障而失明。

儿子:我比以前对她更好

自从五月份姜伟勋向媒体公开母亲的身份后,全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。“那个月我们每天都要应付各家媒体,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八家。后来担心母亲吃不消,便渐渐拒绝了一些媒体的采访。”

姜伟勋的做法让中国又多了个慰安妇活证人,但在农村,姜伟勋也会被人议论。“有人认我去靠母亲赚钱,我觉得很可笑。我们的日子虽然贫穷,但是好的?我干吗要图那些钱呢?”姜伟勋说,“整个中国如果能有更多的有过屈辱过去的妇女站起来,那还怕日本人否认历史吗?”

姜伟勋告诉记者,“我以前只知道妈妈被日本兵抓了,没想到她身上有过这么样的故事。我不怪我妈妈,我只恨日本侵略者。从那时起,我想,我要做的就是比以前待她更好。”

今天广西荔浦慰安妇韦绍兰将来到南京,与周粉英见面,两位活证人将共同控诉二战中残暴的日军罪行。另外,她们还将到已经去世的雷桂英墓前,一起悼念这位刚逝去不久的南京慰安妇。快报记者 解璐/文

见习记者 唐伟超 快报记者 决波/摄

心法律顾问朱妙春主任律师的支持下,万爱花、林亚金、韦绍兰三位老人与她们的后人一齐来到上海静安区进行了委托公证:一、从法律上授权了后人今后可以代表老人进行申诉的权利;二、委托朱妙春律师接手她们的日本索赔诉讼。

昨天下午,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鹤冈千晴、副领事西野幸龙来到了慰安妇资料馆。他俩一个展板一个展板地看过去,足足有半个小时,副领事边看边记录。在苏智良教授的解说下,他们频频颌首。最后,停留在爱心箱前,鹤冈千晴拿起了一本书,上面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写的注释:售书款将全部捐给慰安妇资料馆,他掏钱买下了一本。

快报上海特派记者 毛丽萍

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周年座谈会上,专家披露

南京是慰安所最多的地方

专家视点

孙宅巍:南京保卫战牺牲了7位将军

座谈会聚集了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们,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“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始终是黑暗的”,据孙宅巍调查,全国共有80座万人坑,埋葬了70万人之多;20多个省份有20多万妇女被迫当慰安妇,如今陆续勇敢站出来承认的共40位。

“那段历史是黑暗而痛苦的,这也说明落后就要挨打,是历史的教训。在抗日战争前,中国的工艺、机械水平远不如日本。比如说,战前,我国只有734家机械厂造火炮弹药,而日本则有15600家造枪药弹药的,我们国家的机械厂还不到人家的1/20;而化工厂差距就更大了,战前日本有4300家化工厂,而我们国家则只有20家不到。”但中国人也不是被动挨打的,孙宅巍话锋一转,他说,抗战的历史也是一部光明的历史,许多军人抛妻弃子参加抗战,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,“在整个南京保卫战中,就有7个将军死在战场上,在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时候,还有一个团暴动,他们赤手空拳和日本鬼子斗。今天,我们回顾



孙宅巍



叶南客



段月萍



经盛鸿

这段历史,就是要发扬当年万众一心、不屈不挠勇敢战斗的精神。”

段月萍:东史郎的忏悔打动了

“太残忍了,太残忍了!”段月萍老人既是江东门纪念馆原副馆长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。说起抗日战争,老人脸红了,眼睛里含着泪水:“我恨透了日本鬼子!那时候,日本飞机在头顶轰炸,到现在为止凄惨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1987年,要我接待日本老兵东史郎,我心里不愿意,恨得牙痒痒,后来,东史郎用诚意打动了我。”

“1987年东史郎来中国,作为纪念馆工作人员,我被派去上海接待东史郎一行。说实话,我当时心里老大的不愿意,尤其是东史郎这样的日本老兵,我在心里恨得牙痒痒。但当时,理性战胜了我,我还是以平和心态接待了东史郎。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后,东史郎对我说:‘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,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,火车越接近南京,我内心越是感到恐慌,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。’后来,东史郎的实际行动也感动了我,我在心里原谅了这个日本老兵。”段月萍说,和平来之不易,她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。

经盛鸿:南京新发现三四处慰安所

“日本军国主义残暴凶狠、无耻、企图吞并整个

为南京保卫战立碑

日军铁蹄踏进南京之前,国民党军队曾经做过顽强的抵抗,专家们认为,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争,应该为南京保卫战建立一个纪念碑。

这个建议让专家们叫好,同时,专家们还建议在原励志社总部(现钟山宾馆)设立纪念碑,因为当年日军乙级战犯在这里审判,是历史胜利的见证。还应该在礼堂附近竖立纪念碑,以纪念审判战犯这一历史性的时刻,碑的高度也应该具有一定寓意,如8.15米或12.13米等;碑底座四面设计“七七事变”、全民抗战、审判战犯等浮雕。让参观者通过碑座上的浮雕就可以了解到这一段的历史。

【最新调查】

抗战8年,南京郊区遇难人数近3万

在座谈会上,南京市党史办的有关人员还公布了他们的最新调查结果。从2006年3月份一直到今年3月,821人参加了抗战调研活动,他们查阅了1000多份文献资料,调查了六

合、江宁、高淳、溧水等非主城区,经过一年多的梳理,他们发现这些非主城区在抗战时遇难的人数近3万人,“日本鬼子从上海一路杀到南京来的。”同时,他们还统计了一下

中国。”全面系统研究南京慰安所问题第一人、南师大历史学教授经盛鸿刚从北京回来,就来到了座谈会,他用自己调查的实证揭露当年日军的罪行。他说,南京由于是日本侵华的“中国派遣军”总司令部所在地,驻防日军众多,因而成为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。光慰安所南京就有40多座,最近他还发现了几座新的,“下关有两三家,白下区四条巷也有一家慰安所。”

“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所进行的大屠杀,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!在短短的时间内,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多人次。这不仅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无耻,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。日‘华中方面军’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担心日军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削弱,下令在南京筹建慰安所。”说起慰安所,经盛鸿充满了愤怒,经他调查,白下区太平路和下关区是慰安所最多的地方;“白下区太平路以前也叫‘日人街’;而下关区当年是交通枢纽,日本驻军多,所以,这两个地方的慰安所最多。”

经盛鸿说,慰安所是日本侵华的有力证据,应该好好保护起来,但让他遗憾的是,如今南京的40多座慰安所只剩下五六座了,“利济巷2号的慰安所已经在采取措施保护了,但下关的华月楼慰安所,听说有关方面又打算拆了,唉!”

为慰安妇定期体检

“很多慰安妇都没有勇气站出来,有的是老人们自己不愿意讲,有的是孩子们不肯讲。”经盛鸿说,在他调查慰安所的过程中,就遭遇了调查本被撕的经历。当时,他采访了一个曾经做过慰安妇的老人,采访完,正要走,老人的儿子、孙子回来了,得知老人讲述了自己不堪的往事,儿子和孙子把经盛鸿的采访本当场就撕了。”据我所知,很多当年做过慰安妇的老人还生了日本军人的孩子,但她们都没有勇气站出来。我真的很希望她们有勇气站出来,正面她们的痛苦经历。同时,这些慰安妇老人大多身体不好,而且年龄也越来越大,我建议政府能够为她们做定期检查,让她们能够健康。”

快报记者 胡玉梅/文
快报记者 赵杰/摄